

《红楼梦》中的“宽”“窄”隐喻研究

袁嘉晨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福建 厦门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3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9日

摘要

空间词汇的隐喻研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的重点研究方向, 但相关研究主要呈现在方向词和位置词方面, 对描述事物空间属性的空间维度词的探索尚显不足。本文从认知视角出发研究汉语的空间隐喻, 借助绍兴大学《红楼梦》平行语料库的“宽”和“窄”语料做量化分析。研究发现, 在基本义研究方面, 本文从辞书释义、维度义和面积义三个主要角度进行研究; 在隐喻义研究方面, 本文将语料归类并划分为范围域、心理域、政策域、经济域和动作域, 进行语义的衍生研究; 在文本应用研究方面, 重点关注“宽”“窄”在权力关系与人物塑造中的叙事功能。本研究立足于空间维度词的研究, 为“宽”“窄”的语义研究拓宽思路, 将语言学中的隐喻研究与具体文本研究相结合, 助力语义学的多角度理论研究, 提供更为新颖的隐喻研究交叉视角。

关键词

空间维度词, 认知隐喻, 语义不对称, “宽”“窄”, 《红楼梦》

A Study on the Metaphors of “Kuan” (Wide) and “Zhai” (Narrow)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Jiachen Yua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of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Received: August 3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0, 2026; published: October 9, 2026

Abstract

Research on metaphors of spatial vocabulary has long been a key research focus in domestic academia. Nevertheless,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concentrate on directional and locational words, while explorations of spatial-dimension words that describe the spatial attributes of objects remain

insufficient.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hinese spatial metaphors and conduc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corpus of “kuan” (wide) and “zhai” (narrow) drawn from the parallel corpu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of Shaoxing University. In terms of literal meanings, this research proceeds from three dimensions: dictionary definitions, dimensional sense and area sense. For metaphorical meanings, the corpus is classified into five domains: scope, psychology, policy, economy and action, so as to explore semantic extension. Concerning textual application,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kuan” (wide) and “zhai” (narrow) in power relations and character depiction. Centering on spatial-dimension words, this study expands horizons for semantic research on “kuan” (wide) and “zhai” (narrow). It integrates linguistic metaphor research with concrete textual analysis, facilitates multi-face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semantics, and offers an innovativ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for metaphor studies.

Keywords

Spatial-Dimension Words, Cognitive Metaphor, Semantic Asymmetry, “Kuan” (Wide) and “Zhai” (Narrow),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莱可夫和约翰逊的观点指出, 隐喻本质上是一种思考模式, 其核心在于借助其他事物和经验来深入理解和体验某一事物或经历。人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 人的概念系统是通过隐喻来构成和界定的, 如自然界中的山与人类的身体之间的映射, 出现“山头”“山腰”“山脚”等表达。隐喻不仅构建概念, 也是语言的组建方式, 能够揭示人类思维深层结构和认知机制。

空间方位是人类认知的基石, 当人类所认知的空间关系映射到一些本身不具备方位体系的非空间概念上时, 空间隐喻便由此诞生。汉语学界对此已有丰富积累, 蓝纯(1999)系统考察了“上/下”的空间隐喻扩展路径, 揭示了汉民族如何运用空间概念构造非空间概念[1]; 此后, 空间隐喻研究逐步从方位词拓展至空间维度词领域。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 语言资源丰富, 社会文化意蕴深厚, 为空间维度词的隐喻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语料环境。我们可以将隐喻理论作为主要研究依据, 对汉语空间维度词“宽”“窄”的深层隐喻意义进行研究, 丰富汉语空间维度词意义的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空间维度词的界定与研究现状

空间由物体存在空间和物体空间关系构成, 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 空间词汇可划分为空间指称词和空间描写词(即空间维度词)(周连英, 2020)[2], 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词汇语义系统, 兼具描写性与抽象性。

学界有关空间维度词的隐喻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

其一是汉外对比研究, 如苏珊珊(2010)对俄汉语直线型空间维度词的对比分析[3], 闵子(2012)对韩汉空间维度词的比较[4], 以及孙宜琦(2014)对汉语中的十七个空间维度词的全面考察[5]。其中, 孙宜琦(2014)重点关注这些词汇从空间域向非空间域的隐喻映射及映射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 并将目标域细分为人与

事物两个层级进行深入剖析[5]。

其二是本体研究,任永军(2000)对“大/小、长/短、宽/窄、高/低、厚/薄、粗/细、深/浅”七组空间维度词的基本义进行了奠基性的梳理,明确了“宽”“窄”等词的基本空间含义[6];伍莹(2015)则进一步对现代汉语空间维度形容词的语义系统进行了全面考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7];在空间量的研究领域,徐今(2015)从维度、距离、方向三个维度出发,对空间形容词的空间量特征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8]。

在空间维度词的研究谱系中,“宽”“窄”作为描述二维平面横向延展的核心词汇,已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伍莹(2013)专门对汉语空间形容词“宽”的语义系统进行了研究,指出“宽”具有维度义、面积义和位置义,并探索了“宽”的隐喻义,及其演变的机制和过程[9]。陈颖、李治平(2016)从认知角度考察了空间维度词“宽”的语义演变路径,揭示了其从空间义到非空间义的扩展规律[10]。王银平(2017)则从英汉对比的视角出发,对“宽”“窄”的认知隐喻进行了对比分析[11]。

综观上述研究,学者们已经在“宽”“窄”的空间义分类和隐喻义描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本文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然而,仍存在以下明显不足:首先,多数研究以“宽”为单一对象,缺乏对“宽”“窄”这对对称词的对比考察,尤其是两者在隐喻映射过程中不对称性问题鲜有涉及;其次,已有研究多依赖通用语料库或内省语料,缺乏对“宽”“窄”的隐喻义进行古典文学长篇文本语境下的精细分析;此外,在隐喻义的研究上,已有成果多停留在目标域的归类描述,对各映射域的认知理据缺乏深入解释。

2.2. 本研究的创新点

针对上述研究空白,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的对称性考察。本文将“宽”与“窄”作为一对空间维度词进行平行对比分析,系统考察两者在基本义和隐喻义层面的对称与不对称关系,填补了以往研究偏重“宽”而忽视“窄”的不足。

第二,研究语料的封闭性与精细化。本文以《红楼梦》全文为封闭语料环境,借助《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对“宽”“窄”的全部有效语例进行检索、筛选与归类,在具体的文学语境中考察两词的隐喻义及其文本功能,实现了空间维度词隐喻研究与文学文本解读的有机结合。

第三,认知理据的深度阐释。本文不仅描述“宽”“窄”投射到哪些目标域,更着力分析各映射发生的认知基础,即空间意象图式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如何促成跨域映射,以期深化对空间维度词隐喻机制的理论认识。

本文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 (1) 汉语空间维度词“宽”“窄”的基本义如何界定?
- (2) 其隐喻义投射到哪些目标域,认知理据是什么,两词在映射过程中呈现怎样的对称与不对称关系?
- (3) “宽”“窄”在《红楼梦》中产生了怎样的文本研究价值?

通过以上探讨,本文希望为空间维度词的隐喻研究提供一条以经典文学文本为语料支撑的分析路径,同时丰富《红楼梦》语言研究的认知视角。

3. 研究方法 with 语料

3.1. 语料库来源与检索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绍兴大学《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为数据来源。该语料库采用中英文平行检索的展现形式,囊括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文及多个知名译本。

检索时以《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编号 001 至 120)为检索范围,分别以“宽”和“窄”为检索词进行检索。经检索,得到有关“宽”的表达 130 条,“窄”的表达 19 条。在对重复语例进行删减,并剔除人

名、地名等非词汇性用法后，共获得有效语例 99 条，其中“宽”88 条、“窄”11 条，基本覆盖了文本中两词的主要使用情况。

3.2. 语料筛选与分类标准

在语料分类方面，本研究采取“空间义-隐喻义”二分的基本框架。首先根据词语是否描述物体的空间维度或空间面积，将其归入基本义范畴；在此基础上，根据伍莹(2013, 2015)的分类方法，将基本义进一步区分为维度义和面积义；若词语所描述的对象已超出具体空间范畴，而指向抽象的目标域，则归入隐喻义范畴。

在具体分析中，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各义项在各目标域中的分布频次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语境对“宽”“窄”的隐喻映射机制及其对称性表现进行深入分析。

4. “宽”“窄”的基本义分析

4.1. 辞书释义与古籍考证

人类的所有活动皆在空间中展开，诸多抽象概念均依赖于空间隐喻得以构建。因此，“宽”“窄”的空间意义是两词的核心内涵，更接近典型意义，而非空间意义则隐喻性延伸的边缘意义。通过对辞书释义和古籍文献的梳理，可以厘清两词空间义的源流。

辞书方面，《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将“宽”释为“横的距离大；范围广”，“窄”释为“横的距离小”。两部辞书的释义基本一致：《辞源》修订本释“宽”为“广大”，释“窄”为“狭小”；《现代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则分别释为“横的距离大”和“横的距离小”。综合来看，“宽”的基本义为“横的距离大”，“窄”的基本义为“横的距离小”，两者构成反义对立。

古籍考证进一步揭示了两词的本义。《说文解字》：“宽，屋宽大也。从宀，苋声”。从造字法看，“宽”属于形声字，其本义与房屋有关。进一步参考《同源字典》可知，“宽”的本义是形容房屋宽敞开阔，强调了空间上的广阔和舒适感。《集韵》释“窄”为“狭也”，《字汇》释“窄”为“狭也，迫也”，都表示面积小，地方逼仄，让人感觉到拥挤，不舒服。关于“窄”的最早例证出自《尉繚子》：“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此处“窄”指土地面积较小，已明确体现其基本空间义。

4.2. 维度义与面积义

空间义是“宽”“窄”语义系统的基础。“宽”“窄”的空间义可细分为维度义、面积义和位置义三类(伍莹, 2015) [7]。维度义指向事物二维平面中的某一线性维度，面积义指向事物展开或覆盖的二维表面，位置义则指向两个事物之间的距离。由于维度义与位置义本质上均为“横向距离”的描述，本文不重复阐述，重点考察维度义和面积义。

维度义指物体前部或前端从左到右的横向水平维度。在《红楼梦》维度义有关的语料中，“宽”有 4 条，“窄”则为 0 条。我们可以从“宽”的维度义的两种理解模式中(伍莹, 2013) [9]，分析两者不均衡的原因。

其一为功能认知框架，是涉及“观察者”的“事物前部的左右横向维度”。此处的“宽”的使用是属于无标记性的，属于谓词性的词语，可与数量短语搭配。如“一条南北**宽**道”(第三回)、“四指**宽**的僵痕”(第三十四回)、“七、八尺**宽**”(第四十一回)。而“窄”不可以在这里作为同样的度量单位使用。

其二为比例认知框架，是不涉及“观察者”的“水平最小的维度”。此处的“宽”是与另一个空间维度词“长”在同一水平面上时进行对比使用的，无论是否存在“观察者”或者“使用者”，“长”与“宽”

的相对比较都是存在的,如“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的小盆景”(第五十三回)。与“宽”相对,“窄”在维度义上不具备“无标记”的度量功能,因此不能如“宽”一般与数量短语自由搭配构成疑问,如不说“这条过道有多**窄**?”,而是“这条过道有多**宽**?”。

“宽”“窄”的面积义即为事物展开或覆盖的空间,比维度义更多了一层延伸性,即不必完全展现于视野内,如“真个是:花到正开蜂蝶闹,月逢十足海天**宽**”(第八十五回)。此处的“海天宽”并非需要确切度量海天间的宽度距离,而是借此宽泛地描写天地辽阔,海面平远,心胸空旷之意跃然纸上。在《红楼梦》中,面积义表现为以下三类:

其一为道路类,用于描述室外开阔地面或道路空间的大小,如“平坦**宽阔**大路”(第十七回)、“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第三回)、“况且极平稳的**宽**路”(第七十五回)。而“窄”则少用于此处,没有相应的语料。

其二为房屋类,用于描述房屋、花园类事物的面积,“宽”体现为宽敞舒适,如“又**宽阔**,又听的近”(第四十回);“窄”体现为拥挤不适,如“这屋里**窄**”(第四十回)、“又**窄**又脏”(第十九回)。

其三为人体类,《红楼梦》中的“宽”“窄”在此处均表述与人体相关的距离,但两者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宽”更侧重于主体描写,比如人的身体部位,尤其是肩、背、腰等,展现出强健有力,健壮瓷实的身体,如“腰**宽**背厚”(第一回)、“肩背**宽**肥”(第九十三回);“窄”更侧重表现客体,如衣服等外在服饰的特点,“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袄”(第三回)、“五色绣龙**窄**小袖掩衿银鼠短袄”(第四十九回),从侧面表现衣着得体,裁剪讲究,展现出贵族人家的礼仪与气派。

综上,“宽”“窄”的基本义以空间义为核心,维度义和面积义分别从线性和面性两个维度描述事物的空间量。两词在维度义上呈现“无标记/有标记”的对立,在面积义上呈现使用频次和搭配偏好的不对称,这些基本义层面的差异为后续隐喻义的分析奠定了语义基础。

5. “宽”“窄”的隐喻义分析

本章旨在运用隐喻认知理论,深入剖析汉语空间维度词“宽”与“窄”在由空间域向其他领域(如范围域、心理域、政策域、经济域、动作域等)进行跨域映射时,两者所展现出的异同之处,讨论“宽”“窄”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变化与运用规律。

5.1. 范围域

事物的空间面积越大,其中可容纳的活动范围也就越大。空间域与范围域之间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促成跨域映射的发生:当“宽”“窄”的意象图式被投射至抽象的范围域时,便产生了“范围大为宽、范围小为窄”的隐喻义。

陈颖、李治平(2016)认为“管得宽,知识面宽”等表述也应归属于范围域[10],而在《红楼梦》的语境中,范围域的“宽”特指贾府中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管束尺度,体现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边界。中国古代社会以“礼”为核心秩序,世家大族除祠堂中明文书写的家规外,对奴仆言行的具体要求并无统一量化标准。各房主子对“合规矩”的心理预期范围大小,即等于奴仆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大小。因此,“宽”在此域中体现为“不严;宽大对待”,共有7条,如:

- (1) 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开发的好。(第十四回)
- (2) 姑娘虽恩**宽**,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你们都吃了亏可别怨我。(第五十五回)
- (3) 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宽**的,为什么还有这事?(第一百零六回)

而“窄”在范围域中则没有出现。贾府上下论及治家尺度时,多以“严”“紧”与“宽”相对,而非使用“窄”。这说明在《红楼梦》语料范围内,“宽”“窄”在范围域中的映射呈现明显的分布不对称:

“宽”有明确的隐喻用法，而“窄”在该域中未见用例，这一分布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仍有待更大规模语料的验证。

5.2. 心理域

心理域的隐喻映射基于容器图式。人的心胸、胸怀被理解为具有边界的容器，容器内部空间大则能容纳的事物多，空间小则容纳的事物少。“宽”“窄”的空间意象图式据此投射至心理域，衍生出两种相关的隐喻义。伍莹(2013) [9]认为心理域应分为“胸怀开阔”与“心情愉快”，本研究则依据《红楼梦》语料，分为“胸怀开阔”与“度量宽宏；宽厚”。

其一，胸怀开阔。当空间域投射到人的“胸怀”心理域时，若人的胸怀开阔，能容纳生活中许多烦恼，不计较为宽(宽阔)；若心胸不开阔，不能容纳生活中的烦恼，斤斤计较为窄(狭窄)。在此处共 5 条，如：

(4) 医生又说：“气血相逆，当进**宽**胸顺气之剂。”(第七十九回)

(5) 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第五回)

而与之相对，“窄”在此处，则为心胸狭隘，敏感多疑。共 4 条，如：

(6) 开恩呢，就不理论；心**窄**些儿，也不过打几下子就完了。(第七十一回)

(7) 我也和你一样，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第七十六回)

其二，度量宽宏；宽厚。如果容器内部空间量固定，容纳的事物少则空隙大，人便感到松弛舒畅；容纳的事物多则拥挤逼仄，人便感到烦躁不快。因此，映射至心理空间域时，若人对事物的包容量与接受度大，这种状态便被形容为“宽”(即宽广、豁达)。而此处“宽”和“窄”不对称，心里烦闷愁苦不用“窄”，而是“紧、紧张”。

因此，“宽”在此处有 9 条语料，“窄”则为 0 条，如：

(8) 皆因我们太**宽**了，有人使，不查这些，竟成了例了。(第五十四回)

(9) 尤氏、贾蓉一齐笑说：“到底是婶婶**宽**洪大量，足智多谋。”(第六十八回)

在心理域中，“宽”与“窄”在“胸怀”子域形成部分对称(宽宏/狭窄)，但在“度量”子域中仅“宽”单边活跃，“窄”不出现在此义项中。这一不对称反映了汉语表达中倾向使用褒义或中性词汇描述心理状态的认知偏好。

5.3. 政策域

政策与制度可被理解作为一种容器，形式为容器外壳，内容为其中所盛之物。当政策对人们行为的限制较少时，人们的活动空间更大，自由度更高；反之则自由度降低。“宽”的空间意象图式据此投射至政策域，产生“政策宽松、限制较少”的隐喻义。

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统治结构中，皇帝既是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最高解释者与施行者。因此，“宽”在政策域中首先体现于皇权的司法裁量，皇帝若仁慈宽厚，则案件审理从宽、免刑减狱；若严苛寡恩，则政策收紧、牵连众多。“宽”在此处有 4 条语料，“窄”则为 0 条，如：

(10) 今从**宽**将贾赦发往台站效力赎罪。(第一百零七回)

(11) 弟因菲材获谴，自分万死难偿，幸邀**宽**宥，待罪边隅。(第九十三回)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此域中的对立项亦不用“窄”，而用“紧”，如“政策收紧”“律法从严”。这

与此前观察到的规律一致：在空间域中与“宽”严格对立的“窄”，进入隐喻域后往往被“紧”取代，反映出“宽”的隐喻义体系在扩展过程中与“紧”形成了新的对立关系。

5.4. 经济域

与陈颖、李治平(2016)[10]的观点一致，本研究认为经济领域与“宽”所代表的空间概念存在着某种相似性。日常生活中，手头钱多则消费涉及的面广，经济富余则生活宽绰。“宽”的意象图式据此投射至经济域，这种隐喻义表现为经济上的富余和宽裕状态，我们通常称之为“宽”(宽裕)。如：

(12) 因见秦钟家中不甚**宽裕**，更又助他些衣履等物。(第九回)

(13) 因他手头**宽裕**，尚未娶亲，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儿标致。(第六十回)

“窄”在此域的对立义项为“短缺、不宽裕”：

(14) 你手里**窄**，我很知道，我何苦白白儿使你的？(第八十八回)

在经济域中，“宽”出现8次(“宽裕”7次、“宽绰”1次)，“窄”仅1次(“手里窄”)。这一悬殊的频次差异不仅是语义对立，更折射出红楼语境里宽绰、松弛的贵族气度，经济窘迫只是偶一闪现的阴影。

5.5. 动作域

动作域是“宽”最为独特的隐喻扩展方向，其空间义在此域中转化为具体的动作意象和抽象的心态变化。

其一，卸脱、解开。“宽衣”何以表示“解衣”？从认知上看，衣服在穿着时呈捆缚状态，其横向空间距离并非最大；只有在解开时，衣服才在横向上舒展开来，显现出最大的“宽”度。因此，“宽衣”是从动作的结果(衣服变宽)转喻整个动作过程(解衣)，这是一种基于身体经验的自然表达。“宽”在这里共有12条语料，而“窄”没有对应的用法，如：

(15) 一时**宽衣**安歇的时节，凤姐在里间，秦钟、宝玉在外间。(第十五回)

(16) 宝玉回至园中，**宽衣**吃茶。(第二十六回)

其二，舒缓、缓和。空间上的宽舒与服饰上的宽松给人以舒适之感。这种身体经验被映射至心理层面，当人们通过言语转移当事人对烦恼的注意力时，便如同为其心灵腾出多余的空间来容纳其他情绪。因此，“宽”大量用于“宽慰”“宽解”“宽心”等表达，其核心语义为“使(对方或自己)心情从紧张、郁结中舒缓开来”，如：

(17) 先时还有人解劝，怕他思父母，想家乡，受了委曲，只得用话**宽慰**。(第二十七回)

(18) 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第三十二回)

(19) 宝玉冷笑道：“你不必虚**宽**我的心。”(第七十七回)

(20) 贾母进前请安，奏些**宽慰**的话。(第九十五回)

“宽慰”在全文中共出现25次，是“宽”所有义项中频次最高的。这一现象颇具深意：在一个由盛转衰的大家族中，“宽慰”成为调节人际紧张、维系表面和谐不可或缺的语言行为。而“窄”在动作域中完全缺席，没有“窄衣”之说，也没有“窄慰”之用。动作域因此在《红楼梦》中成为“宽”单边隐喻扩展最为显著的领域。

6. “宽”“窄”的文本功能

前文对“宽”“窄”基本义与隐喻义的系统分析表明，两词的空间意象图式在向多个目标域投射的

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语义网络。然而,这些隐喻义并非仅仅是语言层面的抽象存在,在《红楼梦》这一具体文本中,“宽”“窄”的隐喻表达深度参与了权力关系的建构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

6.1. 权力关系的隐喻表达

空间维度词“宽”“窄”在《红楼梦》中承载着清晰的权力指向。权力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活动范围”的规定关系:上位者拥有更大的裁量空间,下位者则处于更狭窄的服从位置。空间意象图式因此成为表达权力等级的天然隐喻资源。从语言学层面看,前文已经发现,“宽”可以进入范围域和政策域,而“窄”在这两个与权力高度相关的目标域中均未出现。这一分布格局为解读权力关系提供了直接入口:文本中凡涉及权力宽松,均可用“宽”来隐喻;凡涉及权力严苛,却缺乏对应的“窄”隐喻,只能改用“紧”“严”等词。由此,“宽”在权力话语中的单边活跃并非偶然,而是语言系统的不对称在叙事中的投射。

“宽”的权力隐喻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中呈现显著的位移。在前八十回中,“宽”主要用于贾府内部的主奴关系,指主子对奴仆管束的宽严尺度。如贾政所言“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第三十三回),此处“宽柔”既是对贾府治家传统的标榜,也是权力拥有者自我合法化的修辞策略。然而,这种“宽”的权力运作方式在贾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凤姐“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第十四回)的务实判断与贾政“宽柔以待下人”的道德话语之间存在张力。换言之,“宽”的使用者始终是权力的掌握者,其“宽”或“严”的选择本质上是对权力边界的主动划定。

这一权力格局在贾府遭抄家后发生根本性逆转。当贾府由权力主体沦为权力客体时,“宽”的主语随之从贾府主子变为皇权:

(21) 只见贾政忙忙的走到贾母跟前,将蒙圣恩宽免的事细细告诉了一遍。(第一百零七回)

(22) 现今大哥这件事,若不花银托人,虽说主上宽恩,只怕他们爷儿两个也不大好。(第一百零七回)

从前八十回的“宽柔以待下人”到后四十回的“蒙圣恩宽免”,同一“宽”字的主客易位精确标记了贾府由权力施动者到权力承受者的命运转折。“宽”因此不再仅仅是修饰治家风格的形容词,而成为标示权力流向的叙事坐标。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窄”在权力关系中的缺席,这与前文揭示的“窄”无法向范围域、政策域投射隐喻的语言学特征完全一致。贾府主子对下人的严苛从未被表述为“管得窄”,皇权的严酷也从不用“窄恩”来形容。在权力隐喻的维度上,“宽”与“窄”并非简单的对立项,“宽”独立承担了从宽到严的语义连续统的表述功能,而“窄”作为空间域中“宽”的反义词,在权力话语中几乎被完全悬置。

6.2. 人物塑造的隐喻功能

“宽”“窄”的隐喻表达还深度参与了《红楼梦》主要人物的形象建构。曹雪芹善于通过人物使用或承受“宽”“窄”的方式,暗示其性格特征与命运走向。

首先,“宽”在心理域“度量宽宏”义项的活跃,成为塑造人物治家风格的修辞工具。王熙凤是全书管理权力的核心执行者,而“宽”恰恰是他人评价凤姐时使用的高频词之一:“若有这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利害,也就是宽厚了”(第五十五回)。此处“宽厚”出自下人之口,其言外之意耐人寻味:凤姐的“宽”是以“利害”为前提的,正因其素日严苛,偶尔的“宽”才被感知为恩惠。

其次,“宽”在动作域独有的“舒缓、缓和”隐喻义,写尽了纸页背后的人际关系。“宽慰”在全书出现 25 次,贯穿宝黛情感纠葛、贾府内外危机等关键情节。值得注意的是,最需要被“宽慰”的林黛玉反而并不完全依赖旁人言语来求得内心安宁;而贾母、王夫人等贾府权力中枢人物,在家族遭遇变故时

反而成为被“宽慰”的主要对象。这一分布揭示了“宽慰”作为人际润滑剂的本质功能，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大家族中，“宽慰”是以言语方式调节紧张、维系表面和谐不可或缺的修辞行为。贾府越是走向衰落，“宽慰”的出现越是频繁，其叙事功能恰恰在于遮掩那正在扩大的裂痕。

最后，“窄”仅在心理域“胸怀”子域保留的负面隐喻义，成为暗示人物悲剧性格的精准标签。“窄”在全书仅出现 11 次，其中用于描写“心窄”“心地狭窄”者集中指向两位人物——林黛玉与王熙凤。从词汇选择角度看，“窄”在《红楼梦》中本就是低频、有标记的负面评价词。作者将其集中用于黛玉与凤姐，并非随意。正因为“窄”在心理域中不如“宽”活跃，它的出现便具有很强的标记性，使人物性格中的敏感、紧张和悲剧性在词汇层面即被凸显出来。第六十七回称黛玉“心细心窄”，凤姐则在弥留之际自我反思：“我如今也后悔我的心忒窄了”（第一百一十三回）。黛玉之“窄”表现为对情感的敏感与对尊严的坚守，凤姐之“窄”表现为对权力的执念与对异己的排斥。两处“心窄”一前一后遥相呼应，暗示着两位女性以不同方式走向同一悲剧结局。

综上，“宽”“窄”在《红楼梦》中的文本功能已超越普通词汇的语义表达，成为权力话语的载体、人物性格的镜像和命运轨迹的隐晦标记。它们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嵌入叙事肌理之中，却精确地指示着贾府由盛转衰的权力消长与个体命运在结构性压迫中的轨迹。

7. 结语

本文以认知隐喻理论为框架，借助《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对空间维度词“宽”“窄”的基本义、隐喻义及其文本功能进行了系统考察，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在基本义层面，“宽”“窄”以空间义为核心，维度义与面积义分别从线性和面性两个维度描述事物的空间量。两词在维度义上呈现“无标记/有标记”的对立，“宽”可与数量短语自由搭配，“窄”则受此限制；在面积义上，“宽”多用于道路、房屋的宽敞描写，“窄”则集中于室内空间的逼仄表达，两者在使用频次与搭配偏好上存在不对称。

第二，在隐喻义层面，“宽”“窄”的空间意象图式向范围域、心理域、政策域、经济域、动作域五个目标域实现跨域映射，但两词的映射格局并非对称对应。“宽”在各目标域中均表现出强大的能产性，而“窄”除在心理域和经济域中保留有限的隐喻用法外，在范围域、政策域和动作域中几乎完全缺席，这种不对称性折射出“宽”作为无标记项的语义优势，也反映了汉语使用者在隐喻建构中倾向于使用褒义或中性词汇的偏好。

第三，在文本功能层面，“宽”“窄”并非单纯的词汇现象，而是深度参与了《红楼梦》叙事意义的建构。“宽”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中的权力指向位移，精确标记了贾府由权力主体沦为权力客体的命运转折。与此同时，“窄”在心理域中的低频、有标记使用，成为暗示人物性格紧张与悲剧命运的重要词汇标记。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的语料局限：其一，《红楼梦》中“窄”的有效语料仅 11 条，远少于“宽”的 88 条，尽管频次差异本身正是“宽”“窄”语义不对称的直接体现，但较小的样本量可能会对部分细分义项的统计判断与机制分析造成一定偏差；其二，本研究结论均基于《红楼梦》这一特定清代白话文学语料得出，主要适用于该文本的语言系统与叙事世界，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推广至整个汉语通用语、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以及不同文体语境，仍有待基于更大规模、跨时代、跨体裁的多样化语料库开展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将空间维度词的隐喻分析从目标域的归类描述，推进至认知理据与不对称性机制的探讨；以《红楼梦》文本为语料，有机结合了隐喻研究与叙事分析，为认知诗学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与叙事策略研究提供了微观词汇的认知视角，推动文本研究走向精细化与系统化。未来

研究可拓展语料范围,结合历时语料考察“宽”“窄”隐喻系统的演变,进一步检验本研究发现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 [1]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4): 7-15.
- [2] 周连英. 现代汉语空间维度词的语义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
- [3] 苏珊珊. 俄汉语直线型空间维度词的对比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0.
- [4] 闵子. 韩汉空间维度词对比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延吉: 延边大学, 2012.
- [5] 孙宜琦. 汉语空间形容词语义拓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 [6] 任永军. 现代汉语空间维度词语义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延吉: 延边大学, 2000.
- [7] 伍莹. 现代汉语空间维度形容词语义系统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15.
- [8] 徐今. 汉语空间形容词的空间量[J]. 汉语学报, 2015(1): 13-18, 95.
- [9] 伍莹. 汉语空间形容词“宽”语义系统研究[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3(1): 47-49, 161.
- [10] 陈颖, 李治平. 从认知角度看空间维度词“宽”的语义演变[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6(7): 115-117.
- [11] 王银平. 英汉空间维度词“宽、窄”的认知隐喻对比研究[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7(11): 129-131.